

风物

我生命里卧着一座桥

彭玲

我从没想过，我的生命里会遇到这座桥。我也从没想过，我会因这座桥而在文学路上长久跋涉。

20年前的某一天，我来到这座桥上。

记不清是采访还是游玩，也记不清是草长莺飞的季节还是寒风萧瑟的冬天，我只记得我第一眼看到这座桥，就整个呆住了。

天地都是苍茫的背景，四围是灰头土脸、错落拥挤的民房，一条大河横亘在村中，这座桥就飞跨在这条大河上。彼时河床裸露，昔日的大水早已消失，那座石桥就那么孤零零、突兀地、绝美地架在河上。

在草木泥屋之间，在弯曲逼仄村路之中，竟隐藏着—座精美的明末石桥！那座桥是一件艺术品，它仿佛带着一道光。

站在桥上，你看不到桥南，因为它优美的弧度遮住了视线。你看到的，是桥头蹲踞的石狮、断裂的石碑、昂首的驮碑兽。宽阔的桥面，一律是大青石铺排开去，那青石磨得光溜溜，反射着阳光，像是把细腻、青白的颜色揉到了阳光里。青石上印着深深的车辙，辙印像是被巨轮碾压出来的，一直碾到

人心里。

桥两侧有完美的栏板和望柱，栏板上雕着花卉神仙、故事传说，望柱上雕着姿态各异的狮猴。风剥雨蚀，冰刀霜剑，那些蹲兽身上满是风痕雨迹，有的显露着条条裂痕，可是手摸过的地方，又现出石料油润深沉的包浆……

我的心里翻腾着一个念头：这里怎么有这样一座桥？这样的桥应该在阆苑仙境才对，应该在帝都御园才对——它是飞来的么？

你不能想像我那一刻的震惊——那是难以置信的震惊。

我摸着雕刻精美的蹲兽，品着简练丰富的栏画，看着青石上深深的辙印，读着一个施银者的名字……欣赏着桥的每一个细节犹如欣赏一幅绝世名画。

那时候守桥的是秦植恒老人，他给我讲了这座桥的建造过程，讲了这座桥的传说，讲了这座桥的“三千狮子六百猴”。望着它飞架的雄姿、它孤绝沧桑的容颜、它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对称设计，我被这置身村野的“国宝”震撼了。

是的，我从震惊感到了震撼。原来，它的大青石都来自太行深山，由义船顺流带来。原来，每

一块石料都是乡民们省吃俭用捐资而来。原来，建桥人会为它风餐露宿、出生入死、长年募化，历经了十余年的风霜。

十余年间，洪涝、干旱、蝗灾、饥馑此消彼生；十年余间，土匪出没、义军揭竿、清军南侵、饥民流离……那是怎样民不聊生的岁月，那又是怎样意志如铁的建桥历程？

这是至美之桥、至善之桥，更是一座传奇之桥、精神之桥。

这桥，承载着历史烟云，见证着古今沧桑，它是献县人民孤绝苦绝中呈现给世人的伟大超凡作品。

就是在那座桥上，我想了很多，想到了无桥的苦楚，想到了建桥的艰难，想到了无数平凡生命绝勇的奔赴和鲜血的付出。

当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轰响着：我要写—写这座桥！

现在想来，我那时是多么胆大包天啊。

可就是这个想法，连那座桥一块植根在了我的心里。

我再也不能忘掉那座乡间仙桥。你能理解有一座桥植根在心脏的感觉吗？

风霜雨雪，我的心里住着那座

桥，我的头发里卧着那座桥，我的牙齿里盛着那座桥，我的指甲盖藏着那座桥。我能听见我牙齿里叮叮当当的凿石声，我能看见苍茫天地间裴道姑和王金风雨乞讨的身影……

一幅幅画在我眼前滚动，一个个人物在我心中闪现，一个个场景连缀出明末清初的滚滚烟云。

越是理解这座桥，越是理解生命的卑微、壮阔和不朽。越是走近这桥，越是明白什么叫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积善成德，神明自得。这座桥，它背后连通的苦难、顽强以及展现的人性的善良光辉，是对我人生的再教育。

这座桥，直接改变了我的文学观，也改变了我写作的方向和着眼点。

草根壮举、平心英雄，成就了这座至善之桥，也铺垫了一个乡间女子的追求和梦想。

风骨凛凛，善爱永存；甘于苦辛，追求极致，这座桥就这样飞架在我的生命中，我也由此完成了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单桥传奇：我为你赴汤蹈火》。

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起点。

从此，我开始关注这片土地，关注土地上汹涌的洪水、轮番的劫难、生存的求索……我也由此理解了这片土地上，数千年岁月积淀出的生存的顽强和奋斗的不屈。

我曾经抱怨过这片乡土，抱怨它的泥泞、闭塞和单调，我一度向

往着大城市的繁华和南方的柔媚，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肋生双翅，飞离乡间的蓬枝荆柯。因为这座桥，我改变了对这片土地的认识，窥视到了尘埃世界掩藏的璀璨光华。

几十年里，我一次次回望这座桥，一次次走上这桥，一次次感受它的卓绝伟大，一次次接受它的点化。2021年7月的一天，当我怀着历经十年苦苦写就的长篇小说《夺命书香》，再一次来到桥上时，我心中的感慨更是汹涌难言。

桥更沧桑了，更沉默了，它飞架的神姿仿佛成了我人生走向的一种暗示。

桥啊桥，桥上曾是车马粼粼，桥下曾是渚水滔滔，两岸是鸡鸣茅店，炊烟袅袅，300多年里，多少人走过这座桥啊。

赶考的、上任的、出游的、讨生活的、从家乡走向异乡的，人们从这座桥上走过，有的走向美好的理想，有的走成永恒的背景。而我，却在这里遇到了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终于明白，能站在这座桥上，能和这座桥相遇，是历史对一个文字工作者莫大的恩赐。

传奇就在身边，厚土不薄你我，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发现和顿悟。

对着桥，真想向苍天一拜。

感恩所有赴汤蹈火的灵魂，感恩所有善良不屈的乡民，感恩给我启迪洗礼、引领我走向未来的生命之桥。

它在献县单桥村，它叫单桥，也叫善人桥。

汉诗

母亲的秋天（外二首）

刘海亮

秋天加速老去，像出院后恢复期的母亲，落叶飞扬

灰发也飞扬。玉米收了之后她将从此放开她的土地

她神情黯然，眼中诸多不舍我却无法给她安慰。她心头最重的一部分，将由空白来填满她甚至已经不能娴熟地烧一餐饭了

“要坚持运动，多到人群里去”阳光灿烂，我陪着母亲坐在屋檐下说话。母亲的这个秋天无比消瘦，曾经到处都会堆满金黄的谷物。我从未想过她竟沉默至斯。几只麻雀在院子里啄食

小猫与黑狗贪于嬉戏，我转回头轻轻唤她，“娘呵，娘呵”

凤凰于飞

倘若世界辽阔，你不曾呵出那一声灿烂的清吟。倘若万物低首你独自飞过亿万里山河

你可明了大海星辰，只是我另一世脱下的良愿与骨骼，我的命火为了你的降临，众神酣睡

为了一次相见，我推开金莲朵朵宁坠百难千劫。梧枝在月色中晃动我的目光使黑夜潮水般退却

倘若一切冥冥注定，你在尘世中苏醒我将燃我的羽衣为引——不哭

亲爱的
因为，你来了

谷雨

不由想起那些焚诗的日子
吞剑的日子

夹起尾巴夜夜枯坐的日子。恍如青螺里的一梦
梦着梦着，就醒了
昨宵四顾，只有枕上的月光在侧，一时泪眼模糊

据说每年此际
最重要的角色要数漂萍
为此，鸣鸠拂羽

为此，我要去菜市街
选购几枚鸡翅，而后运行

沉默。坐观山色
我相信我本来是甜的

不过是口含着一只瘦胆
像四月春尽

像荆棘

向日葵（外一首）

宋平

其实，它要的很简单
一缕光线，就把高扬的头转向太阳

我喜欢这样的执着
太阳也知道，它心中
丰盈着饱满的种子

我应该走近它
走近它脚下的那片土地
沉默的泥土里，扎满深深的根……

石头

这可怕的石头
承载着亿万年历史
无声沉睡
又让历史重重压在梦上
无法喘息

石头在阳光下微笑
我听到了小草的缠绵
秋虫的吟唱
那是石头心灵的倾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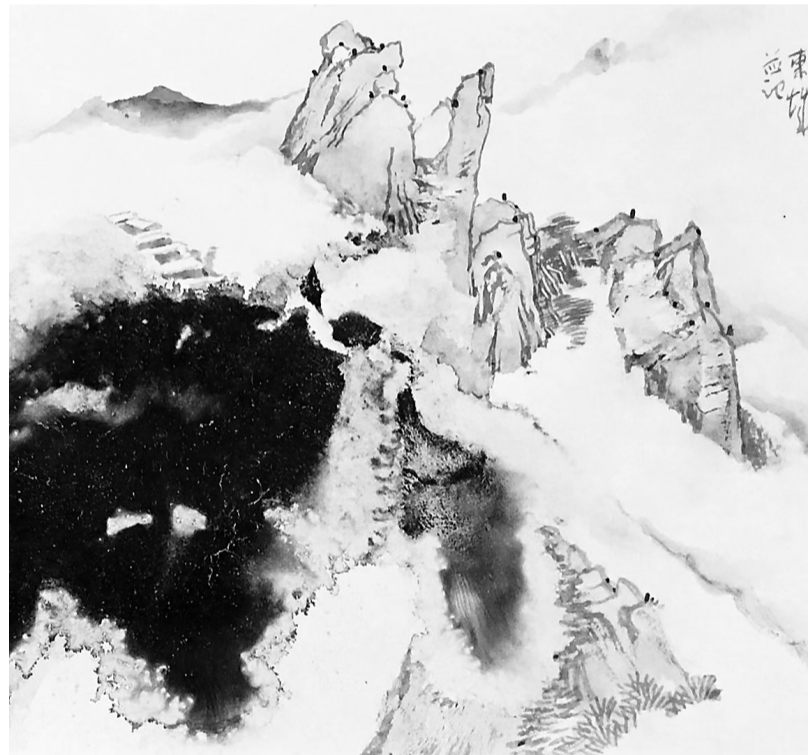
从小到大
紧紧挨在一起
成就了大山的巍峨

有一天，有人经过
我听到敲打石头的声音
石头碎了，一片海竖起来
无数石头站满天空

石头一开花
夜空就被点亮



▲山水之间（国画） 高胜雨 作



►烟雨轻岚（国画） 高胜雨 作

非虚构

稻浪千重

张华北

雨后田野的空气有些清凉，风在不远处的南排河边走走，几架银亮的风车轻盈地与风唱和。秋风把这片稻田不知抚摸过多少次了，如今稻田里亿万束稻棵欣喜地拥挤着，左右前后摇动着，一首低调的歌在田里传送，穿越一株株低垂的稻穗，穿越一丛丛待放的芦花。燕子来了，上仰俯冲自由自在的舞姿感动着一垄的稻穗。田坎上黄蓍还不够红，但已布满了水沟，小野菊花还不够蓝，只是静默地享受着阳光的恩赐。

一位精干消瘦的老人走来，一身黑灰色的绒衣已有些陈旧，脚下粘了泥土的运动鞋却是轻便地起起落落。一头齐耳短发里虽已掺杂不少白丝，但颈上的白纱巾衬托出脸上无比矍铄的精神。

她叫高和华，滕庄子镇庞庄村人，今年在这南排河畔租下了大片的洼地，办起宝仓种植合作社，种下了2100亩水稻。袁隆平的海水稻、盐碱稻的研究成功感动了她，也诱惑了她。租地、耕地、施肥、育秧，多年承包绿化的经验让她胆量大增，这片洼地原来有3个人来承包过，都赔个精光。她想国家对农业这么重视，发展农业勤劳致富大有希望。横下心来考察了一年，她成为这片盐碱洼地上第一个种稻人。大家拥在她的身边，她弯腰托起田边的一束稻穗：“这穗头有200多粒，今年每亩得收1000多公斤。”她想掐下一穗给大家看，人们还是不忍心地制止了她。她笑了，风霜侵蚀过的脸上一副坦然的灿烂。她转身指着北边的稻田：“我这儿种了3个品种，那边今年每亩也能产750多公斤。”田中有的稻谷倒伏了，是风雨的肆虐，也是稻穗过于沉甸。“没关系，不会减产，稻谷已经成熟了，很快就要收

挑起来，送到水田边，一把把扔进田，平整的水面溅起水花。水田里，同学们雁翅般排开，捞一把秧苗，食指中指和拇指分秧插水。人们后退着，一行行一条条秧苗在身前铺开了，铺开了一片绿，铺开了一片丰收的希望。校园里的地很快插完，人多势众，马场的稻地还等待着这些小将们。大队人马火速驰援，十里外的水田，几日后也变成了绿畴。盐碱地有了淡水就是肥田沃土，秧秧由初时变黄再变绿，长过了膝盖，高过了腰。我们绕秧拔草、撒肥，等待着秋天。秋，终于在我们的琅琅读书声中到来。放下书，每人一张镰走进了稻田，镰贪婪地斩割着一墩墩、一把把稻谷，此时才真正体会到丰收的喜悦。

昔日稻田丰收图景，已描绘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底布上。如今站在田埂上，踩着松软潮湿的土地，久违的稻田梦境般再现。田间的小路上，姑娘们穿上艳丽的红装、乳白的长裙，扬起纱巾，牵气球，一时那粉红、蔚蓝、淡紫、橙黄与秋风共舞。背景就是一抹金黄，那是贵重的熟金颜色。一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女子，以她的胆识建起农业合作社，引进天津农科院优良品种，施用山东黄腐酸有机肥。土生土长的农家女，将盐碱洼地与现代农业科技结合在一起，在这原本贫瘠的洼地上创建出惊人的奇迹。高和华说：“今年我下地干活，两个膝盖都泡烂了，那会儿命都要搭上！”话虽简短却好沉重，让人不由肃然起敬。话锋一转，她说，“稻田最美的时候是开花那阵，低头一闻满洼是一种清香的味儿。”稻花香就有稻谷品质的好，是能卖出好价钱的。“要把咱黄骅盐碱地水稻打出去，不久收割机就要进地收割了，欢迎再来。”临走，高和华向人们招招手，风把短发扬起了几缕。半槽引水渠的水沉淀得清澈见底，小鱼无忧无虑地游上水下。几只野鸭匆匆从头顶飞过，飞过这片金黄，飞过湛蓝的冬枣林，飞去了南排河边。

挑起来，送到水田边，一把把扔进田，平整的水面溅起水花。水田里，同学们雁翅般排开，捞一把秧苗，食指中指和拇指分秧插水。人们后退着，一行行一条条秧苗在身前铺开了，铺开了一片绿，铺开了一片丰收的希望。校园里的地很快插完，人多势众，马场的稻地还等待着这些小将们。大队人马火速驰援，十里外的水田，几日后也变成了绿畴。盐碱地有了淡水就是肥田沃土，秧秧由初时变黄再变绿，长过了膝盖，高过了腰。我们绕秧拔草、撒肥，等待着秋天。秋，终于在我们的琅琅读书声中到来。放下书，每人一张镰走进了稻田，镰贪婪地斩割着一墩墩、一把把稻谷，此时才真正体会到丰收的喜悦。

昔日稻田丰收图景，已描绘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底布上。如今站在田埂上，踩着松软潮湿的土地，久违的稻田梦境般再现。田间的小路上，姑娘们穿上艳丽的红装、乳白的长裙，扬起纱巾，牵气球，一时那粉红、蔚蓝、淡紫、橙黄与秋风共舞。背景就是一抹金黄，那是贵重的熟金颜色。一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女子，以她的胆识建起农业合作社，引进天津农科院优良品种，施用山东黄腐酸有机肥。土生土长的农家女，将盐碱洼地与现代农业科技结合在一起，在这原本贫瘠的洼地上创建出惊人的奇迹。高和华说：“今年我下地干活，两个膝盖都泡烂了，那会儿命都要搭上！”话虽简短却好沉重，让人不由肃然起敬。话锋一转，她说，“稻田最美的时候是开花那阵，低头一闻满洼是一种清香的味儿。”稻花香就有稻谷品质的好，是能卖出好价钱的。“要把咱黄骅盐碱地水稻打出去，不久收割机就要进地收割了，欢迎再来。”临走，高和华向人们招招手，风把短发扬起了几缕。半槽引水渠的水沉淀得清澈见底，小鱼无忧无虑地游上水下。几只野鸭匆匆从头顶飞过，飞过这片金黄，飞过湛蓝的冬枣林，飞去了南排河边。

挑起来，送到水田边，一把把扔进田，平整的水面溅起水花。水田里，同学们雁翅般排开，捞一把秧苗，食指中指和拇指分秧插水。人们后退着，一行行一条条秧苗在身前铺开了，铺开了一片绿，铺开了一片丰收的希望。校园里的地很快插完，人多势众，马场的稻地还等待着这些小将们。大队人马火速驰援，十里外的水田，几日后也变成了绿畴。盐碱地有了淡水就是肥田沃土，秧秧由初时变黄再变绿，长过了膝盖，高过了腰。我们绕秧拔草、撒肥，等待着秋天。秋，终于在我们的琅琅读书声中到来。放下书，每人一张镰走进了稻田，镰贪婪地斩割着一墩墩、一把把稻谷，此时才真正体会到丰收的喜悦。

在场

凳上人左建永

史丽娜

院子里，有人踩着凳子把电线往墙上拽，动作笨拙。问一声：左书记在吗？凳上人回过头，一块牌子随之露出来——肃宁镇东关村。

凳上人有张年轻面孔，正是左建永，东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一位毕业于河北工程学院的“80后”。大学期间入党，怎么算都是名年轻的“老党员”。加上父亲在村委会工作30年，耳濡目染，左建永对村里各家各户的家庭状况和各项村务了如指掌。

2021年3月1日，左建永接过东关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时，这个拥有186户、703人的城中村已完成征地，仅剩下一个40亩的村民几十年来建房取土留下的深10余米的坑，还归东关村所有。人们叫它胡窑大坑，左建永说胡窑大坑就像一把城市的凳子，自己现在就站在上面。

我问左建永：你对村子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思路？

他只是神秘一笑，说，先填坑。他在每一户村民门前走。父亲在任时的身影就在他眼前闪现，跑资金、找领导、等审批、找队伍，修村路、煤改电、修污水管道和给水管道，全部与市政管网接通。厕所改为抽水马桶。让东关村变成城市的模样。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就是父亲的延长线，他继续做这些工作，并把摄像头覆盖全村。

左建永曾无数次站在曹场大坑前，那是东关村的另一个坑。村民们已用翻盖房屋的建筑垃圾填埋起来。但很长一段时间，却成为村民“割据称雄”的地盘。你辟一块小菜，他开一块种树，丢垃圾、盖影壁墙，杂草丛生、臭气熏天。去年根据“创城”要求，大坑上要投资修建游园。这是

他上任后小试身手的地方。他带领村“两委”班子到大坑周边给村民讲道理、宣政策，上学和工作中练就的口才也有了用武之地。拆违建、除菜地，并联系清理垃圾、杂物，为施工单位进场做好准备。4月进场，6月竣工。有凉亭，有花草，有小桥流水，有绿树环绕的城市游园在东关村建成。走一走，坐一坐，杀上一盘棋，喊上几句京腔。

胡窑大坑牵动着他们父子两代人的心。他说他和父亲都是填坑人。填坑虽然很辛苦，但填平后让它充满生机更不易。他经常站在胡窑大坑冥想，他发现路和坑，就是一锨土的距离。看着路，想着路，在地上写了一个“路”。“路”字是由无数只“足”合在一起形成的。他召集党支部和村委会全体人员商议，把损坏的路修起来。把村里3米宽的巷路全部硬化。让更多的“足”走在路上，走出一条精品东关村的路。

胡窑大坑是左建永的一块心病。3年前，由肃宁镇政府协调北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用建筑垃圾填埋，要求至地面2米深时，再用复耕土进行填埋，以便恢复耕种，填埋期为3年。左建永站在大坑中间，马上就要到2米填土阶段了。他望着云彩，像修补完天空后准备来帮他修补大坑。他忽然觉得，这坑，分明是东关村人的日子叠加起来的，是东关村的眼睛、土地的眼睛、村民的眼睛。

搭档问他：装监控省钱的方式是什么？他不说话，搬起凳子扯起电线。

一只鸟在深秋的树上飞过，它衔着一段树枝，落在大坑中间。

左建永站在凳子上说：看，它也是一位填坑者。